

宋銳

寧雷集

(沿革·文物)



海康县文联编印



宋锐

宋锐同志，1917年夏生于海康县城。省剧协、省民研会员。1950年秋，毕业于南方大学后，在海康、湛江、徐闻等地从事文教及雷剧改革工作。四十年来，为雷歌、雷剧以及地方文史做了一定的贡献。

在海康、湛江的岁月里，既应省人民出版社及粤西雷剧团的要求而整理了《秦雪梅》、《李三娘》、《千里缘》等雷剧传统剧目；又为湛江专区艺校雷剧实验班的教学需要而移植了《三月三》、《飞夺泸定桥》以及《游乡》、《补锅》、《打铜锣》等兄弟剧种的优秀剧目。六十年代初，还为粤西雷剧团特地创作了以嘉庆年海康乌石二海上起义反清的动人事迹为题材的雷剧《天南烈火》，并赢得了观众好评。

七十年代末，在徐闻告别了粉笔生涯而重返阔别二十年的海康文化岗位之时，曾一鼓作气地撰写了《雷歌发展史》和《雷剧发展史》二稿。两“史”既成，又趁热打铁，先后整理了《进和番》（易名《丛台别》）和《真假状元》（易名《回杯记》）等雷剧传统剧目。

一九八三年秋初，按规定办理离休了，但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雷歌、雷剧以及地方文史依然鞠躬尽瘁，悉力以赴。他，一边为市、县分别编写了《雷剧志》以及《海康县文物志》、《海康县沿革志》，一边为海康修建西湖、三元两公园所需历史资料及各类简介而忙。当三“志”两“园”之事甫竣，而省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任务适来。他，受县之托，义无反顾，为时经年而《海康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辑任务，便又如期完成了。

宋锐同志今虽年逾古稀，而倔强犹昔，于雷歌、雷剧的钻研，于海康县志、海康文史的纂辑，还是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在他“离”而不“休”，锲而不舍的苦干下，深信在他的晚年岁月里，还会取得更不等闲的劳动成果。

序

陈 光 保

宋锐同志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他为人诚实正派，热爱家乡。对雷歌、雷剧以及地方志乘、名人著作都精心研究，有“雷州活字典”和“雷州活历史”的雅号。

他离休多年，依然老骥伏枥，壮心未已，七十高龄，仍争分夺秒，著书立说。他那支笔尖所洒下的墨水，说是雷州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并非过甚其词。

雷州人民喜爱至笃的雷州歌，豪情奔放，源远流长。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目为鄙俚不文，不登大雅之堂，以至通志不录，府县志不载，地方人士的著作也避而不谈。可是，宋锐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四十年来，他不但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还呕心沥血地撰写了十多万字的《雷歌发展历程》和《雷剧发展史》两部文稿。这既是他潜心探索雷州歌剧发展过程成果，也是当前关于雷州歌剧发展过程不可多得的史料。

海康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徐闻县以为合浦郡治以来，既是隋前州郡之治所，也是唐后雷州府署的所在。北往高凉而南下琼儋，东通闽浙而西赴非欧，水陆畅通，物产茂盛，人文景观相当丰富。宋锐同志把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沿革以及名胜古迹等事整理得来龙去脉，有条不紊，有心涉猎，一目了然。非惟为雷州人民认识历史、爱护文物提供了极大方便，且使广泛的群众从中受到更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汉徐闻县治旧址之在海康县城，历代史志固论之甚详，当代辞书如《辞海》、《辞源》也注释甚明：“海康”为“汉置徐闻县，而隋改海康县。”可是，自从早些年雷州半岛极南地带发现了若干所谓东汉墓葬之后，有人便援引明清某些舆地著作中以讹传讹的论述大作文章。宋锐同志在这方面一边稽查历代史志记载，一边考究众多舆地论著，反复校勘，认真辨析，终使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差错铸成于明天顺六年李贤的《天下一统志》，而始作俑于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宋锐同志为雷州半岛的历史做了非常有益的澄清，也为海康等县的沿革作了很有价值的辨正。

海康为天南重地，从两汉的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到唐代李邕、元琇而宋代寇准、李纲、赵鼎以及苏轼、苏辙、秦观、胡铨，来过不少名将贤相以及文学大家；而地杰人灵，从唐代的陈文玉到清代的陈瑛、陈昌齐而旧社会的黄杰、许克生，也出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宋锐同志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或编《人物志》，或写《故事选》，深入浅出地为大众做了一些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人物的工作。

宋锐同志多才多艺，在研究雷州历史、文物以及探讨雷州文化等方面的造诣固深，在雷

州歌剧的编写方面也有其一定成就。此次编入集子的《雷剧选》、虽只是他编写过那几十个雷剧本的几个选场，而字里行间仍可看出他的雷剧写作功底。唱词文而明白如话，引吭高歌则又行云流水，耐人寻味，可说真正做到音清腔圆雅俗共赏。

这次，县文联编印宋锐同志的选集，除上述《雷歌·雷剧发展史》、《沿革·文物》、《人物志》外，还有《歌谣选》、《情义歌选》、《姑娘歌选》、《榜歌选》、《运河之歌选》，凡十一种，四十五万多字。其中，民间文学部分虽来自民间，而他数十年来在搜集、整理、编选等方面也曾付出了不可估量的精力。

宋锐同志不仅治学严谨，而且立场坚定，对党一贯忠诚。他既不为名，也不图利，襟怀坦荡，平易近人。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埋头苦干，从不为“官”字着想，而一心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他这种精神是难能而可贵的。县文联把他数十年来的劳动成果汇编成集，是很有必要的。

前 言

近些年来，为了探索雷州歌和雷州歌剧的发展历程，曾经一而再地阅读了今存的地方志乘以及当地文人学者的诗文之类的集子。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有关雷州半岛——特别我的老家海康的沿革、胜迹以至地方人物的颇有说服力的资料。

这些资料，有的用之于编写雷州歌和雷州歌剧的发展史，有的用之于西潮、三元塔两个公园，有的则先后刊载于某些报刊与平县政协编印的《海康文史》。

这个集子所辑入的就是这几方面资料的若干篇章。涉及面如此广泛，每一问题的论述就不可能包罗万象，概括无遗。这只不过管中窥豹，但见一斑而已。

当然，就是这么“一斑”，也不过是我个人的一蠡之见。假如这些肤浅的看法，能够引起关心这些问题的同道的注意和理解，我就感到无限欣慰了，要是惠然赐教，匡其不逮，那就更为高兴了。因为我的认识也许并不尽然。

目 录

前 言

海康县的历史沿革.....	1
雷州城与海康县.....	10
“徐闻县”名考.....	19
“雷州”得名于雷水.....	26
南渡河不是擎雷水.....	30
海康地名琐谈.....	35
雷州人来自闽南.....	47
海康胜迹纪略.....	54
西湖史话.....	69
雷州十贤事迹纪略.....	77

一、历史沿革

海康县的历史沿革

海康县的面积不过三千五百三十二平方公里，不算是很大的县份，但它却是我省历史颇为悠久的古县之一。“海康”之名始见于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之“置海康县，为合州治”，而这之前，它已经有了一段长达三四千年的佚名阶段了。从无名到有名，从远古到现在，根据它的这一历史特点去把它整个演变过程划分为“无名”和“有名”两大段落，那么，它的沿革史就条理清楚而脉络分明了。

一、无名阶段的海康

根据《史记·黠頊记》“北至幽陵，南及交趾，莫不底属”的记载，岭峤之南、交趾之属的雷州半岛，在五帝之时已通声教；再从《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这一记述来看，又可以认为陶唐之世这里就地属“南交”。此后，虞夏属荆扬之南裔，商、周两代仍之。

在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全县文物普查中，县属英利、海田两区的沿海地方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磨之类的遗物竟多至三四百件！从这一惊人的发现，可以想象在四五千年以前，这里的先民活动已经相当频繁，《史记·黠頊记》和《书·尧典》的记载虽然不过三言两语，却是有其依据的。只不过记述过于简略要弄清它的庐山真面，还有待于今后地下以及其它方面的新发现。

春秋之时，这里处于楚越之交。战国时期越王无疆为楚所灭之后，可以肯定，海康以至整个雷州半岛就作为“粤地”的一部分而为楚国所有了。海康之正式隶属祖国版图应从此时开始。

然而，过去论述海康以至雷州半岛历史的人总认为雷州半岛隶入版图的年代乃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因而记述海康以至雷州半岛的历史如《大事记》或《前事志》，总是从秦始皇施行郡县之制那年开始。

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雷州知府吴盛藻在洪泮洙纂修的《雷州府志》的序言里便这么说过：“秦置桂林、南海、象郡，而雷始隶于版图。”十七年后的海康知县郑俊在黄豫编纂的《海康县志》的序里再一次重复了这一论断：“雷自秦以来隶象郡地，已入中国之版图矣。”此后，海康、遂溪、徐闻三县的县志以及雷州府志大都因袭这一论述，凡记叙雷州或海康之事皆从秦代始。

乍看很有道理，可是，一些古籍、方志、胜迹以及地下新发现却告诉我们：远在战国时期越亡于楚之后，海康以至整个雷州半岛已是楚国的疆土，比秦划象郡还早一百多年。

最足以说明问题的，是雷州城——也即是今天的海康县城，曾经有过一座创建于战国时期的“石城”和“楚谿楼”。

明嘉靖三十六年黄佐纂修的《广东通志》关于雷州古迹“楚谿楼”的记述，就有这么几句话：“楚子熊挥受命镇粤，至此开石城建楚谿楼，以表其界。”石城的遗迹已杳不可考，而楚谿楼的故址则蛛丝马迹尚有线索可寻。

楚谿楼，《大清一统志》作“楚阁楼”。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说：“北楼，即楚阁也，太守张纲易名。”这就是说，创建于战国时代的楚谿楼曾因为它是“楚子熊挥”所始筑而叫“楚谿楼”；又曾因为它“卓处郡城之北”（见陈昌齐《海康县志》）而给宋朝一个名叫张纲的郡守改名“北楼”。

“北楼”也好，“楚阁”也好，这座楼在元、明之时还巍然屹立于郡城——当年郡治所在的海康县城之巅、雷州府衙之内。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充当海北海南道照磨、清江人范梈曾登上此楼为一个段姓御史挥毫抒写了《登楚谿楼酬段御史见示〈岳阳楼诗〉》。

这首诗记载于清朝嘉庆年名重翰苑的海康陈昌齐所主纂的《广东通志》（即今称“阮通志”）。三十年代海康拔贡生梁成久纂修的《海康县续志·艺文志》也作了转载。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做过福建莆田知县的海康进士莫天赋，在《重修雷州城垣记》一文中有“镇海有楼，朝宗有阁”之句，所指的“北楼”“楚阁”，便正是此楼。到了清朝初年，曾任安徽休宁知县的遂溪进士洪泮洙，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亲自编纂的《雷州府志·亭馆》里更有“他如苏公、楚阁等楼土耗木蠹，时葺时圯，转盼鞠为尘迹”之说，那么，元明之时此楼尚在，也许是明末清初由于兵荒马乱而不获及时维修始绝迹于人世。这就说明“楚谿”有其“楼”，而战国有其事，黄佐通志的论述是正确的。

“楚子熊挥”所以到此“开石城”“建楚谿楼”的目的在于“以表其界”。显然，在二千三百多年前，楚国就已明确宣告：海康以至雷州半岛乃是它的南部边疆。因此，海康之正式隶属版图以此为始是名正言顺的。过去，有些志书的编纂者既无视黄通志这一重要记载，又忽略了“楚谿楼”这一古迹的历史意义，因而在《前事志》或《大事记》中的记事不是始于秦之遣任嚣赵佗平南越，便是始于秦行郡县制度之时，而雷州府志或海康县志的编者更依据这些记载，把海康以至雷州半岛正式隶入祖国版图的年代写作“自秦时始”，以讹传讹，真伪莫辨。

今天，自应实事求是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海康以至整个雷州半岛正式隶属祖国版图的年代乃战国时期——公元前三百五十六年以后的“楚子熊挥受命镇粤”而“至此开石城，建楚谿楼以表其界”之时，而不是任嚣、赵佗平南越或统一中国、确立郡县之制才把雷地划入象郡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遗憾的是这时的海康以至雷州半岛究是何名？稽之典籍，典籍不载；考之方志，方志不详。也许年湮代远，其名失传吧。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治中国的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郡县之制建立起来了，海康以至雷州半岛也被划入象郡的范围了，论理，应该有名有氏了。然而，在海康、遂溪、徐闻三县的县志，在雷州府志以至广东通志，寻寻觅觅，还是找不到任何名氏。

就是到了“高阳酒徒”刘邦斩白蛇以举事，并于公元前206年“马上得天下”而建立了西汉王朝，贤如萧何且已“收天下图籍”，可是，海康以至雷州半岛却依然故我，不知姓甚名谁！

总之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前的海康以至雷州半岛，尽管四五千年前已有先民活动，尽管战国时期“楚子熊挥”已在这筑过“石城”、建过“楚谿楼”，尽管秦始皇三十三年把它也划入了象郡，都没有留下什么名字。因此，为了方便记忆，把这一大段名字不详的历史叫它“无名阶段”（或“佚名阶段”）。

二、有名阶段的海康

“海康”之名始于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而海康一地的第一个名号则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合浦郡，治徐闻县（《汉书·地理志》）的“徐闻”。至于“合浦郡”，

雷州半岛之外，还包括两阳、高州、廉州以及新兴等州县之地。既是这些州县的“共名”，又是雷州半岛的另一个名号。

从元鼎六年直至今日，已经二千一百余年，尽管岁移时易，设郡立县不一，但在这一大段历史时期里都有了特定的名称。为了区别于这以前“无名阶段”的无名，我们就把它划为“有名阶段”的海康。同时，为了更好地弄清这一阶段的历史沿革，还可以把它区分为两个小段落：一是雷州三县共享一名的“共名”时期，另一则是海康自有其名的“自名时期”。

（一）共名时期

共名时期的共同名号有徐闻、乐康、齐康、隋康四个，特根据命名先后逐一叙述如次。

1、第一个共名是“徐闻县”

汉武帝刘彻的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背叛汉朝，杀汉使者终军，击杀汉将韩千秋，汉武帝便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南下讨伐。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的乱事被平定了，路博德把越地分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整个雷州半岛就被划为合浦郡的南部属地，而合浦郡治就设在同年设置的徐闻县境。《汉书·地理志》置合浦郡，治于徐闻，可以作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时的徐闻不仅仅是今天徐闻县一隅之地，它所管辖的地方相当于整个雷州半岛。既有今天的徐闻县，也有今天的海康县、遂溪县以及湛江市的郊区。徐闻县的县治是设在今天县城的。明嘉靖年黄佐的《广东通志·古迹》写得非常明白：“汉徐闻县旧址，即今雷州府署。”

(清嘉庆年陈昌齐的《广东通志·古迹略》)……

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起,历经三国、两晋而南北朝的宋以至齐武帝永明年间,徐闻县名连续使用了五百九十年,这既是雷州半岛有名以后的头一个名字,也是旧雷州三县的第一个共有名字。

2、第二次共名是“乐康县”

南朝齐武帝永明间,“改徐闻县为齐康郡,领县一,曰‘乐康’。”徐闻由“县”而升格为“郡”,体制变了,名字也更改了,可是所辖却只有“乐康”一县,不过雷州半岛之地,实际是西汉以来的徐闻县更换一个名字罢了。

乐康县的设置时间极短。陈昌齐的《广东通志》说:“齐武帝永明中,改徐闻为齐康郡,领县一,曰‘乐康’。寻改为‘齐康县’,属郡治。”尽管乐康县时间不过昙花一现,它毕竟是徐闻与齐康两县之间的一个“过渡”县,所以“乐康”县是旧雷州三县的第二次共名。

3、第三次共名是“齐康县”

齐康县设置于南齐武帝的永明中,由齐而梁,由梁而陈,至隋文帝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置隋康县止,连续使用了一百余年。因此,“齐康县”是旧雷州三县的第三次共名。

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也说隋改齐康为隋康是隋文帝开皇八年,而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平陈之后便“改置海康县”了。如此说来,开皇八年至九年大约一年的隋康县是旧雷州的海康县与徐闻县的共同名字;开皇九年海康置县以后,隋康县还继续使用,直至唐贞观初年始改为徐闻,这就只是今天徐闻一县的早期名

字了。

为什么旧雷州三县中的遂溪县不分享这个共名呢？这是因为改齐康县为隋康县的开皇八年，雷州半岛北部扇沙县与椹县（或名椹川县）的存在已较明确，它不似“南齐置扇沙、椹县”以后或隐或现、或改或复那么兴废不常、时间不详。在这一情况下，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弄得清清楚楚之前，只好如此。

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恰好七百年。这期间，汉置徐闻县，南齐改乐康县而齐康县，至隋又改为隋康县，这徐闻、乐康齐康、隋康四个县名，都是旧雷州的海康、遂溪、徐闻三县的共同名字。把这长达七百年的历史叫做“共名期”，对于了解海康的演变过程是有其方便之处的。

当然，在这共名期里，海康置县之前，也出现过一些“自名”。既是梁武帝的“大同间”曾是雷州半岛的中间地带——相当于今天的海康县境“析置摸落、罗阿、雷川三县”，这三个县名的沿用时间不明确，只知道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就并入海康县了。

在这段时间里，这三个县是否与齐康、隋康以至海康等县同时并存呢？资料不足，还未能遽下定论。这就只好把它看作共名期间的自名，以为今后作进一步考证的依据。

此外，在梁、陈、隋这些年代里，还出现一个“抱并”（一作“抱成”）县名，陈昌齐《广东通志·郡县沿革表四》说它当在雷州境内”，语焉不详，就姑不具论了。

（二）自名时期

自名，就是隋唐以后——或更早之前的某一历史时期自为一名。

这与三县或二县之地同为一名“共名”是截然不同的。上举徐闻、乐康、齐康、隋康（初期）是旧雷州三县或二县的共名已如上述，而隋开皇以后的“海康县”则是今天海康一县自隋唐以来的“自名”。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置海康县以为合州的州治。这时候，相当于后来遂溪县地的雷州半岛北部，铁杷县和椹川县已经分立多年；而开皇八年设置的隋康县仍然存在，无疑，这时的隋康县已不是海康与徐闻两县的共名，而是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9年）以后徐闻一县的第一次自名了。

这一事实说明什么？说明隋开皇九年设置的海康县，既是海康得名之始，又是海康县自名之始。自隋唐而五代，而宋、元、明、清，以至今天，星移斗转，朝更代换，海康县一名已连续使用了一千三百九十六年。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这一千多年的自名期里，居然也出现过以“海康”为共名、而且为时长达一百九十九年之久的一段不寻常的历史，那就是宋太祖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废徐闻”和“省遂溪”，把二县之地并入海康县这么一回事了。

开宝四年，讨平南汉，尽取岭南之地。翌年四月，宋太祖赵匡胤“按岭南图籍”，看见“州县多而户口少”，便“命知广南潘美及转运王明度其地理并省以便民”（此见《续资治通鉴》）。徐闻和遂溪二县就是在这一次“并”“省”过程中，或“废”或“省”而并入了海康县的。

一百七十七年后，经过知雷州军事王超之申，遂溪县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复其旧称；而徐闻县被废为“递角场”为时一百九十九年，后经知州戴之邵之申，才于乾道七年（1171年）

“将海康八都拨入徐闻，以递角场作县治”而再置为县，比遂溪县恢复建制的时间迟了二十二年。

可见开宝五年（公元972年）至乾道七年（1171年），将近二百年之间，旧雷州的海、遂、徐三县曾一度合而为一，并以“海康县”为共名，情况类似汉元鼎至隋开皇间的徐闻、乐康、齐康、隋康的故事。这样，“海康”就成为历史上旧雷州三县的第五次共名了。

不过，这次共名与前四次共名有所不同，它并不标新立异，另出名堂，而只是以“海康县”为共名的共名，而且，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因此，不必把它另立一期，而把它看作自名期里的共名。这以后，从乾道七年（1171年）直至今天的七百四十多年里，三县分立，同隶雷州的建制就成为定局了。

辛亥革命后，沿袭清朝遗制不过两年，便于民国二年（1913年）废止雷州府的建制，各县直属于省，海、遂、徐三县分道扬镳，各自为政，到今天又过了七十二个年头了。在这数十年里，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三月，海康县一度被分为二：南渡河以南与徐闻合为一县，改名“雷南县”；南渡河以北，与廉江、遂溪合为一县，易名“雷北县”；海康县城之地不过雷北县下一个“超美公社”而已。当然，把这么一个古县一分为二，在行政上是很不便当的，因此，一九六一年“雷北”与“雷南”的建制取消了，海康县之名又恢复了，这段“阉割”史就成为海康县演变史中的“小插曲”了。

总而言之，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直至今，这两千一百一十一年中，从汉之徐闻而南齐之乐康、齐康，又从南齐

之齐康而隋文帝开皇八年之隋康，为期七百年的徐闻、乐康、齐康、隋康这一段历史，是海康与遂溪、徐闻三县的四次“共名”期，而从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置的“海康县”直至今日这一千四百年中，“海康”则是海康县的“自名”。根据这段历史的特点，称前者为“共名期”，而把后者叫做“自名期”。

在共名期中出现过摸落罗阿、雷川以及抱并等自名，但为时不详，而县址在那？设县何年？在未搞得一清二楚之前，我们姑且称之为共名期中的自名。

至于宋太祖开宝五年至乾道七年这一百九十九年中也有过“废徐闻”和“省遂溪”，并入海康这么一回事，海康一度为旧雷州三县的“共名”，这就是“自名期中的共名”了。三县共名将近二百年，为时不算短，本应另起一段，但这次共名仍然沿用海康县的“海康”二字，而时间仅占海康自名时期的七分之一，把它看作是海康自名期中的共名是顺理成章的。

雷州城与海康县

住在雷州城而对雷州城的过去一无所知，生于海康县而对海康县的历史不甚了了，都不足怪：然而，把雷州城外的新城误作雷州城的旧城，把海康港硬说是海康旧县，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那才令人感到诧异呢。

雷州城拆毁至今已经五十多年，城外与城内的“鸿沟”——壕

塹，也早已填平；海康港毕竟是海康一港。可是，有关雷城和海康的某些不够准确的传说依然青红不分，皂白莫辨，因此，追其根而究其底，辨其是而别其非，使错而能纠误得以正，看来，今天还很有必要。

一、雷城之筑，始于何时？

清初洪泮洙在康熙十二年刻的《重修雷州府志》里说：“雷郡城池，始筑自南汉乾亨间。”嘉庆廿五年阮元的《广东通志·建置·海康》也有“南汉乾亨十三年（公元929年，创建州治于古海康县治”的记载。南汉刘龔的乾亨十三年乃公元九二九年，即使海康作为古合州治而营建过城池，也不能说是“始筑”。

因为按照《雷祖志》的述说，陈文玉于唐贞观五年被荐任东合州的刺史后，在“贞观八年，具疏改古合州为雷州……建造郡城……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城工告竣。”如果这一“郡城”是造在雷州首邑的海康县城的话，那么，贞观十二年为公元六三八年，就比南汉的乾亨十三年还早二百九十一年，南汉乾亨间建的城，怎么能说是“始筑”呢？

再从地方志乘的记述来看，南汉筑的“城池”固然不能说是“始筑”，即使一如《雷祖志》所“志”，陈文玉“建造”的“郡城”，也谈不上是“创建”。为什么？原因是在这以前六百八十年的“东汉建武中”“伏波将军马援”在讨平交趾郡叛乱之役已经“始筑徐闻城”了。（此见陈昌齐的《雷州府志》）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谈的是“雷州城”，怎么离题千里，竟扯到“徐闻城”去了？难道“徐闻城”竟是“雷州城”？